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五十一回 鬼母手劈奎道人 燕兒腰斬李豎子

卻說濟南軍將追殺燕兵，陡然見大路旁邊，排列著赤髮青臉神人數十，各持長戟大矛，擋住前路。雷一震道：「這是長林店地方，因何樹木都沒有了？那裡來的這班邪神？我們砍將上去！」賓鐵兒大喝一聲，沒風刀當頭砍下，把個豹眼狼牙的神將腦袋劈開兩半，刀刀直下到胸間，竟被他緊緊夾住。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棵楓樹，眾將大笑。忽聞後面鑼聲震天，遂各收兵回去。燕軍方得逃脫。又走二十餘里，招集敗殘人馬，屯住高原。景隆向道人說：「好法、好法！兩次贏他，抵不得這一次的敗！」奎道人說：「元帥看見麼？他又來了一個尼姑，一個道姑，這是青州妖婦之師父，法術好生利害。我始初不知，誤中機括。向來煉的咒法，就為這三個妖魔。包管不出兩月，連他強兵猛將，一並了當。」景隆道：「目今兵將已被殺傷大半，難以對敵，你須用心行法起來，方不負我舉薦之意。」道人呵呵笑道：「是妖賊應該滅絕之候，我這法術，要在庚申日三屍神出舍之日行起。今天賜湊巧，明日正是庚申，即便立起壇來便是。」景隆聽了這話，略覺心安。

道人遂選坎位方向，結起法壇。畫定周圍各七十二步，釘了桃神，布了鹿角，安置了五十名童子禮拜之位。後面豎立一柄大傘，傘下安長棹一張，擺列令牌法器、硃砂印符等物。壇之四圍以內，建皂旗七十二面，上書毒魔惡煞名諱。四週圍以外，正北方豎立深黃長旆一面，上書「太上道祖靈寶大天尊」寶誥；正南方豎立絳幡一面，上寫「九天玄女娘娘掌教法主」聖號；東方青幟上是龐、劉、苟、畢，西方素幟上是鄧、辛、張、陶，共八位天將的符篆。你道也是助他行法的麼？大凡仙真見了道祖，神將見了教主，「都要避道。他恐虛空過往的神靈，惱他行這等惡術，要壞他的事，所以狐假虎威，設立聖位，使一切天神地祇，皆不得過而問焉。這是他欺天之處；其壇內設立煞神魔王旗號，方是他本等邪術的護法。這些咒死的冤魂，無論幾千幾萬，總是他一網收去，歸在兇煞邪魔部下，不怕你來索命報仇的。那柄傘其名「滅陽殺，是怎樣解說呢？《易經》云：「乾為天，天者陽也。」日為太陽之精，龍為純陽之物。《玄功訣》有云：「陰氣一毫，不盡不仙；陽氣一毫，不盡不死。」故天仙神將，皆秉真陽，與天合德。設有仙真誤入於傘之下，則五炁全消，一真盡喪；設有神將誤越於傘之上，則墮落塵埃，輪回凡世；若在四圍沾染了些氣味，即不能飛升金闕，尚須再修五百劫也。

真恁利害，到底是何物製造的？若說起來，做這頂傘，不過用的是綢子；但是這疋綢，卻要孕婦織成的。其顏色尤為怪異；看來非紅似紅，似紫非紫，又帶著些紺、碧、玄、黃的光景。染坊內那裡染得出來？卻是用著十種污穢的東西，雜和染成的。是那十種？

男子精、娼女月經、龍陽糞清、牝牛胎血、雌羊胎血、母狗胎血、騾馬胎血、驢驢胎血、豬婆胎血、狼尾草汁。

染成之後，又用海洋內美人魚，煎取油汁，塗在外面，傾水在上，就如荷葉一般，絕無沾漬的。其柄以大茅竹打通上半節，滿貯婦人產後惡血，將黑錫熔固其口，鑄金蓮花一朵為頂，花內坐著一尊魔女。當時作湧者造此邪術，就遭下傘方以避天誅。至若美人魚，其性最淫，上半截宛然美貌女子，鬢髮鮮澤，容顏姣好；下半截仍是魚身，仰浮水浪中，張開陰戶，乘流而行。若遇毒龍孽蛟，便與交合。風波大作，多壞海舶。故舟子一見此魚，即以撓鉤搭取，熬油點燈。蛟龍聞其油味，見其光影，則伏而不敢動。行此惡法，又怕神龍來攬，所以用此制之。凡物之理，我所畏者則受制，我所愛者亦受制也。

那一百名童子，李景隆進兵時，留於老寨之內，已自遣人取到。道人隨令各就方向，設了五十個蒲團，先揀五十名童子，向方位跪下，默念咒語。咒一遍，拜三拜。那日是庚申，咒的是乙卯年屬兔的，於辛酉時咒起。次日辛酉，咒的是甲寅生屬龍的。又次日壬戌，咒的是丙子年屬鼠的。各用五行相剋之時咒起。每日咒七七四十九遍，則拜一百四十七拜。至七日而生人之一魂離舍，又七日而二魂去，又七日而三魂盡矣。然後咒六魄，咒六日而一魄亡；餘魄各止二日而皆去；至第六魄，又必咒六日而後離體。共計四十一日，而某年生人即死。凡五十年中，咒的十二個生肖皆如之。每一童子咒一生肖，如甲子之鼠，丙子之鼠，戊子之鼠，庚子之鼠，壬子之鼠，是用五個童子。奎道人算從軍荷戈少壯的，起於十六歲，老者至六十歲止，所以六十花甲，除去十年，止用五十名童子；共外五十名以備更番選用。咒至四十一日，死起；至八十二日而死盡。任你攬山舉鼎之力，總脫不得一個。若內有短命薄福及多病者，只須二十七日早自死矣。這邊咒起，那邊就病，如響之應聲，影之應形，不爽時日。

呂軍師因奎道人邪術多端，雖然得勝，仍退入城，要待燕兵自來。不意過了幾日，各營軍士病倒已有數千。大將楚由基、董翥、郭開山等也多害玻始而心肉跳動，頭昏目眩，繼則渾身火蒸，總是一般的情狀。呂軍師謂高成寧道：「時當仲春，豈有瘟疫？必定是妖道行巫蠱之術來魔禁人了。」隨請問於鮑、曼二師。鮑師道：「怪道他竟不進兵，今只煩兩位劍仙飛劍斬之，以絕禍根便了。」曼師道：「你又要葬送他兩把劍麼？待我看一看來。」

時將昏黃，曼師半雲半霧，從空飛去。頃刻回說：「不好不好！那道人行的是魔道中咒生肖的法，任你十萬雄師，指日消滅。」忙問兩位軍師是何生肖，呂軍師道：「丁亥。」高軍師道：「甲申。」曼尼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，還可多活幾日。」鮑師道：「我請問你是那一道？俗語云『解鈴原是係鈴人』，你家造下的邪法，適才不就破了他，反回來說這些虛鬼的話來唬嚇人，張你魔道的威風。我仙家的丹藥，骷髏尚且可活，何況這些邪術咒詛的玻」曼尼冷笑道：「莫說你救不得，就是你家祖宗老盼，也只看得。我實對你說，行這個法術，若無滅陽傘，就可破他，如今現立在壇中，是再沒有解救的。你不知道這傘利害，若染了些氣味，只怕你永不能回洞府與那姓葛的仙人相會了。」

鮑姑道：「好胡說！你看我先去破他的傘。」化道清風，逕自去了。

曼尼道：「鮑道兄驚著氣哩，不要害他墮落。」就接著兩位劍仙，隱形前往，窺探動靜。遙見一道清風，冉冉而飛，將近傘邊之外，忽地掣回，復還真相，打了個寒戰，遠遠的四面端詳，曼尼道：「不妨了，我們先回去罷。」鮑姑隨後也到，向著曼尼道：「怎麼大驚小怪！那樣的傘，當不得法術，就像那無賴潑皮，敵不過人，自己遍身塗了臭糞，不怕人不讓。若是撞著個有本事的，不消近他的身，一腳就踢翻了。」曼尼道：「倘若踢不成，也要打個寒慄。」鮑姑知是悄悄跟來的，便道：「偏你有這些賊智！傘上現放著令甥女的尊像，快去請他來斬了這妖道罷。」曼尼道：「奉他的法，如何自己肯壞自己的門面？除非鬼母尊方肯下手哩。」鮑姑道：「既如此，事不宜遲。」就同曼師回到帝師闕下，訴與月君。

月君大驚。曼師亟令取出鬼母尊遺下的信香，焚將起來。

月君向空默禱禮拜，靜候一日，至三日、五、六日，絕無影響。

月君道：「這是為何？此際軍心必然著急，且先請鮑師前去安慰一番，令軍師緊守城池，毋致疏虞。」已過了十日，亦不見有消息。月君意欲再焚信香，曼尼道：「不可！鬼母尊浩然之氣，塞於三界，我若舉心，彼處即知。既貽信香，決然無爽。或者中有劫數，亦未可定。只宜靜候為是。」

原來鬼母尊一聞信香，即運動慧光，向下界照時，早見奎道人之所為。這須奏聞上帝，方可施行。但天上一刻，人間一日。等得維節臨朝，下界已過半月。直到第十六日辰刻，正白日果果時候，忽而烈風迅雷，平空震發，鬼母尊奉了玉旨，統率雷霆神將，擊死奎真。無奈礙這柄絕陽傘，只盤旋於四表，不能相近。鬼母尊顯出法身百丈，手中三尖兩刃刀，也就與法身差不多長短，相去有二百步，照著傘頂上劈下去；奎道人頭頂著魔王令牌，站著傘下正中間，你道巧也不巧？連傘連人，剛剛劈做個兩分開，並令牌也分為兩半。一百個童子都倒在地下，嚇死了十來名。李景隆伸出了舌頭，縮不進去，只是呆呆的瞪著眼兒。

那時喜得濟南軍將，個個向天禮拜。諸位仙師忽從雲端降下，呂軍師亟拜懇道：「如今軍士死的已有千人，病者也在垂危，還要求各位仙師救他。」曼尼道：「須是鮑道見丹方為妙，就是骷髏也活得來的。」鮑姑道：「若不是鬼母誅他，你還該問個首造巫

蠱的罪哩。快快盡行救活，庶幾將功折贖。」曼尼道：「要我救不打緊，只要煩道兄代做引魂童子。」就在抽中取出一首引魂的幡來，上面符印真個仙家未有的。公孫大娘道：「我待勞持此幡罷。」曼尼道：「如此，教他做招魂童女罷。」

又在袖中取出個碧玉小爐，並返魂香寸許，吹口三昧火，爐內氤氳氤氳，吐出香煙。轟隱娘道：「待我捧此香爐罷。」曼尼道：「難道只教個會誇嘴的，因人成事？」鮑師道：「我為監督，你若招不魂來，我須有法治你。」於是四位仙師笑吟吟的攜手而去。片時間，病者全愈，已死者也活有十之七八；其應死於劫數的，也就不能再轉陽世了。幸喜得諸將佐皆得全愈，各位仙師自回報知月君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李景隆是個色厲內荏匹夫，全無謀畫；若考他武藝，還不能勾三等。蔭襲了個侯爵，只知道飲酒食肉，廣置姬妾優童，日夜淫樂，豈能勝將帥之任？當日建文皇帝誤用他領兵代燕，燕王大笑曰：「李九江膏粱豎子，與之六十萬兵，是自坑之也。」在燕王本知其無能而返用他，只為有個奎道人在那裡。

李景隆若無奎道人，也斷不敢行獻策，請伐濟南的。前日大敗之後，已覺心慌，猶望棺材邊有咒殺鬼，可以幸成大功。今忽為雷霆所擊，連根拔去，眼見得再沒有個奎道人來了，真個束手無策。進又不能，退又不敢，不進不退的住著，又無此理，只得令記室草成一疏，據實具奏，勒兵聽命。

奏章才出，呂軍師兵馬早到。這一驚，也就像個雷擊的了。

勉強升帳，召諸將商議。狗兒道：「水來土掩，將至兵迎。大家一槍一刀，或勝或敗，也得個爽快。那裡有堂堂天朝，不能和他對壘，竟想要咒殺敵人之理！」景隆自覺羞慚，支吾應道：「這也是奉君命的。」帳下轉出景隆最寵的家將兩員，前稟道：「要殺敵人，也沒甚難事。前奉元帥令，小將等看守童子，不得隨行；若早在陣前，敵將首級已獻在麾下。」狗兒視之：一個姓花，叫做「花花子」，善能射箭打彈，有袖中奇矢三枝，能傷人百步之外，渾名又叫「賽燕青」；一個姓苗，叫做「苗苗兒」，善打雙眼鳥槍，其槍止長一尺二寸，內藏鐵丸三枚，槍眼外用鐵鑷為機，機之下，兩邊皆嵌火石，機一髮動，火星進入雙孔，兩槍齊發，百發百中，摔不能避，受其傷者，十無一生，渾名叫做「掌中火」。李景隆道：「汝等技藝，豈不精巧，但非臨陣可用之兵器，慎勿輕言。」兩將又稟道：「原不必與他爭鋒。以小將愚見，元帥可直臨陣前，請他主將打話，俟其一出，我們兩般兵器齊發，怕不了他的東廚司？蛇無頭而不行。主將已死，任你百萬雄兵，必然驚亂。然後元帥乘勢掩殺，豈不唾手成功？」平燕兒、膝黑六大聲贊襄道：「此計甚妙！」狗兒也說：「行是行得，但須躲在門旗影裡，暗暗行事。」

景隆見眾人說好，遂定了主意。即遣人下戰書，約在明晨交戰。呂軍師援筆批於書尾道：「知道了，請九江元帥小心些！」

景隆在軍師面前，還要虛支個架子，作色道：「這賊好生可惡！」

然心中甚是害怕。當夜翻來覆去，眼跳肉顫，不能安寐。直躊躇到四更，忽然得計道：「倘或僥倖不來，我就學廉將軍堅壁拒秦之法，再上表章請救。」不期霍然睡去，諸將皆戎裝以待。

濟南早已放炮開營，大聲吶喊，景隆方始驚醒。亟命花花子兩將面囑一番，又飲了數杯醇酒，同狗兒等出到陣前，大叫：「請軍師打話！」高咸寧道：「景隆這賊，也要學讀文起來了。」呂軍師道：「非也，昨下戰書，今請講話，彼意欲暗算我，故作此斯文假套。」即命瞿離兒出陣，專搦景隆交戰。離兒縱馬橫朝大喝道：「景隆逆賊，認得我麼？我父子三人，當日殺進彰義門，已破燕京，不料爾逆賊忌功，立將令箭掣回，後乃潰喪百萬王師，逆罪滔天。而又迎降孽藩，逼亡故主，真狗彘不食之徒。拿汝來剝做肉醬，也不足以泄神人之憤。」景隆急得三屍出火，七竅生煙，顧左右道：「誰與我先斬此賊？」背後一人應道：「待我來！」手起一刀，將李景隆揮為兩段，縱馬就向對陣而走。後一人亦飛馬而出，大喊道：「反了！待我拿他！」

一逕追去。說時遲，做時快，花花子見害了主將，立發一管，要射的是先走的，不料反中了後面追的，翻身落馬。

呂軍師見敵營內變，羽扇一揮，眾將齊殺出陣。那斬景隆的這員將，就勒回馬，與瞿離兒當先殺進。眾軍見主將已死，各無鬥志，望後便退。苗苗兒亟要發槍，心慌手亂，機未激時，又早被殺景隆的那將，飛馬至前，砍於馬下，花花子發一彎來，恰中離兒左肩胛；離兒全然不動，大喝一聲，手中戟刺個透心。

後面大兵奮呼湧上，狗兒孤掌難鳴，抵敵不住，大敗奔逃；死傷者不可勝算。旗槍盔甲，糧草輜重，拋滿道路。濟南王師追逐五十餘里，方始收軍。狗兒得脫性命，引了殘兵剩將，連夜逃向河間去了。好在一燕飛來，先斬了賣國負君的臣孽；又早一燕飛去，卻誅他奉逆行刺的凶徒。且聽下回分解。